

DUOCAI DEREN SHENG

韩京承 徐景权/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ERSHIYI SHIJI CHU BAN SHE

多彩
的
人生

自序 一

这是我们结识和熟悉的一群人：英雄、凡人和罪犯。

世界多姿。人生多彩。世象和地象有惊人的相似：英雄如高山峻岭，顶天立地，但却寥若晨星；罪犯，如大地之黑洞和陷阱，森然可怖，也是屈指可数；而凡人，芸芸众生的凡人，如绿草和稻麦，铺满大地，势若燎原，不可胜数。

世界是凡人的海洋，凡人造就了世界。世上如果没有英雄，将失之平庸；没有罪犯，会更加光泽；如若没有了凡人，整个世界将是一片荒丘和焦土。

凡人向两极延伸，便诞生了英雄和罪犯：凡是英雄之母，英雄是从凡人中孕育、锤炼和提纯的；罪犯是霉变和腐朽了的凡人，凡人的蜕变便生出了罪犯。

要当英雄，必先做好凡人；不作罪犯，亦须永葆凡人之本色；崇尚平凡，倾心地去作天下的小事、实事、平凡事，无形中便靠近了英雄。而刻意地去追求和巴望伟大，定然是远离了伟大。

本书是为一群凡人唱的歌。有赞歌和颂歌、壮歌和浩歌，也有咒歌和挽歌——只是唱给不同的“凡人”罢了！

1995年9月于南昌

自序 二

世界是个万花筒。生活在这个万花筒中的人也是变化的、多色彩的。

你老是做挨打的铁砧，不定准有朝一日就成了打铁的铁锤；

你正春风得意，红得发紫，可一着不慎，就可能堕入万丈深渊；

你身处逆境，艰难多磨，说不定这恰恰是你成为一代英才的磨刀石；

你得志时，可能有些人会远离你而去；你背运倒霉时，却有不少朋友亲近；

你早该愧悔时你并不早早回头，待你知道愧悔时却已经晚了……

这就是人生。

把人生想得很美丽，是一种天真；想得很丑恶，则是一种悲观。

人生是什么？一位大师说过：“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是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有痛苦，也有欢乐，更充满艰辛。因为：人生需要奋斗，需要追求，需要正义和

善良，更需要作出奉献。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便是一幅多彩的人生画面。

1995年9月于南昌

目 录

为贺子珍寻儿记/1

9·13凌晨:在尾随林彪出逃的
直升飞机上/22

红土地的呼唤/38
驻外使节看江西/45
一位大使夫人的江西情结/48

长空忠魂/55
年轻的鹰/63
他从海峡那边来/70
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74
鸳鸯谱/77
并蒂莲/88

从战士到剧作家/91
“猪官”庄玉土小传/95

锅台上的状元/109
新兵靳寿明速写/115

“地藏府”纪事/119
“铁龙”出击/125
银花开不败/131
我们在浓雾中/136
剑柄岛散记/144
勇者脚下必有路/153

妈妈的心愿/158
爱情参谋/167
“亡羊补牢”的故事/172
合掌岩/180

测武夷/186
雷达找牛/197
夜宿天心寨/202

惩腐第一枪/207

后记/218

为贺子珍寻儿记

1954年秋。北京，正是西山红叶火焰般燃烧的时候。

这天，坐落在大栅栏鲜鱼口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一座常人看来颇为高雅豪华，专供全国各大单位组织干部下榻的寓所——迎来了两位极其普通的乡下“客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小伙。那中年妇女个儿矮小，大自然的风雨在她脸上留下了的黝黑暗红的染色以及那身浆洗得干净硬朗的蓝布大襟衣，表明她是个地道的勤劳而朴实的农村妇女。那青年小伙叫她“奶奶”，是母子关系，但又让人感到有些异样。他身高个儿大，一头乌发发脚生得很后，露出一个宽大方正的额头，相貌令人眼熟。

他们来自遥远的革命战争年代曾有“红都”之称的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小山庄。

可是，这两个貌不惊人、普通得似乎不屑一顾的乡下人的到来，却引出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情景，他们受到了几乎比来访的外宾还要引人注目的礼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前来看望母子俩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接着，朱老总、康克清大姐大驾亲临，与他们相见，朱老总在反复端详了那青年一番后，连连说：“像，真像！”

继之，谢老（觉哉）来了！邓颖超、帅孟奇大姐来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像，很像毛毛！”……

这个被大家称为很像“毛毛”的青年名叫朱道来，他是从上

海贺子珍那里来京的。

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朱道来就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然而，正当大家为找到了小毛毛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从南京来的一个中年妇女，找到中央组织部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要求归还给她……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化了。

1

1953年——共和国诞生的第四个春秋，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基石日益巩固，朝鲜战场上的枪声也已经停息，那些曾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殊勋的功臣将帅们，在筹划社会主义建设的闲暇之时，不免思念起在革命战争年代失落的骨肉来了。于是，纷纷向中央反映，要求组织上为他们寻找那些失散的骨肉。

这年春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先后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和拍来电报，称：

长征前夕，有一批红军战士的孩子寄养在瑞金一带的老家家里。现在他们想念这些孩子，组织上有责任帮助他们，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孩子的下落……

同年，幽居在上海的贺子珍也给邵省长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俵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邵省长亲自部署了这件事，把任务交给了江西省民政厅，指

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厅长朱开铨把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组织上信任你，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要辜负红军战士的期望。”

王家珍，这个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人，1953年元月带着在朝鲜作战时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民政厅工作。接受任务后，他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心里不禁翻腾开了：时隔20年了，20年历经战火，兵荒马乱，国民党把血腥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地指向老区，无数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倒下了，贺子珍的后代能逃脱敌人的魔爪吗？再说，即使幸存下来，人世沧桑，大地茫茫，又到何处去找寻呢？他有些茫然。但是，他想的更多的是这些革命前辈和他们遗落了的孩子们：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骨肉分离，流血牺牲；他们的后代从小就离开爹娘，如今应已长大成人，可他们还没有见过亲生父母的面啊！

晚上，王家珍躺在床上，贺子珍信中那急切的呼唤，声声响在他的耳边：“现在我思儿心切，请千千万万帮助我找一找！”

王家珍参军后，早就听老战士们说过，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夫人，同毛泽东生过几个孩子，解放后一个人住在上海。对她传奇般的经历，王家珍充满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的坎坷遭遇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心理。他仿佛听到了她含泪发出的呼唤，他暗下决心，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帮她找到孩子，即使孩子已不在人世，也要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报给她一个准信儿。

就这样，王家珍带着党的重托，带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为老红军“寻根”的路程……

2

瑞金地处江西的南部，起伏连绵的丘陵、峥嵘茂密的树木，环

绕着美丽的县城。虽然它饱经战火，但依旧那样年轻，那样清秀，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

王家珍直奔瑞金后，先找到县长刘辉和红军女战士、副县长黄长娇汇报了来意，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查找线索，他们亲自组织召开座谈会，请当年的苏区老干部、老红军战士一起帮助回忆。那天，在县城工作的十五六个老红军都来了，他们都清楚地记得红军长征前留下孩子的事：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一律不准带小孩走。所有红军战士的小孩子，从襁褓中、从父母的怀抱里被寄放到了老乡的家里……

座谈会上，有几个红军战士说：当时听说贺子珍有一个孩子，也留在这里，但留在哪村哪户却无人知晓。

老红军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偌大一个县，方圆数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即使在这里，又到哪里去找呢？王家珍一筹莫展。他向县里建议，召开一个各乡乡长参加的会议，进一步扩大线索，了解情况。乡长们反映，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是保密的，很少有人提起这件事，而且那年月，灾荒、疫病又多，再加上国民党一次次地追捕剿杀，许多红军的后代都亡故或被杀害了，少数幸存者，解放后也都相继被认领走了。

事情仍然没有进展，王家珍心急如焚，怎么办？“沉下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王家珍走了一村又一村，查了一寨又一寨，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音信杳无。

这天王家珍从乡下返回县城，来到县档案馆查看国民党1934年瑞金县志，偶尔他看到这样的记载：“‘毛贼’生有一子，寄养瑞邑。”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为之一振，有说不出的高兴，显然，这几行文字是国民党咬牙切齿的咒语，里面充满着杀人的凶焰。但是，它也确凿无疑地证实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寄养在瑞金。“只

要他还活着，就一定要把他找到！”王家珍情不自禁地说。

一天傍晚，王家珍在叶坪东边的田头同几位老俵聊天，闲谈间，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俵告诉他，听说叶坪乡朱坊村有户姓朱的人家曾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是一位红军领导人的，解放后许多红军留下的孩子都被认领走了，可是那孩子没有人来认领……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王家珍喜出望外，他决定立即去朱坊村。

3

朱坊村的一位庄户人家朱盛苔、黄月英夫妇曾经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这在村里几乎是人所皆知的。

那是1934年10月间的事了。

山区的早晨，一层薄霜，一片静谧，天阴冷阴冷的。朱盛苔一家正吃早饭，忽然，远远地看见两个红军战士和一个地方干部匆匆地朝他家走来，其中一个红军战士抱着个小孩，另一个红军战士拿着一件小棉袍。他们径直走进了堂屋。朱盛苔夫妇以为出了什么事，心里直发愣。那个地方干部走到他们面前说：“有一个红军的孩子，请你们帮助抚养。”就这么简单，黄月英从红军战士手中把小孩和棉袍一起接了过来。

这是一个两岁上下的男孩儿，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此刻还有气无声地抽泣，显然是舍不得离开爸爸妈妈。黄月英爱怜地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给他拭干了泪水。这是个多惹人喜爱的孩子啊，方方正正的脸盘，眼睛大大的，一副机灵模样儿。她又看了看那件小棉袍，面子是用一块旧灰色军装布做的，上面缀有好几块补钉，那千针万纳的密密麻麻的针脚，缝进了多少爱，多

少情，缝进了一颗拳拳慈母心啊！

“大嫂，”一位红军战士语气郑重地说，“这孩子就托付给你啦，请你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党和人民会报答您的！”另一位红军战士又补充道：“我们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啦！”望着红军战士郑重的表情，想到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亲生父母，黄月英心中一阵酸楚，泪水涌满了眼窝。

朱盛苔、黄月英夫妻俩向来以老实、厚道闻名于全村。这是一对苦难夫妻，家境贫寒，人口又多，加之老母卧病在榻，一直在饥饿中熬煎着岁月。只是近年来红军到了瑞金，领导穷苦老百姓闹翻身、打土豪劣绅，才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生机，给他们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他们对红军充满了敬意和无限感激之情。为了支援红军，朱盛苔参加了赤卫队，配合红军打仗；黄月英在慰劳队，帮助红军做饭、洗衣服、打草鞋、纳鞋垫。现在，红军把自己的亲骨肉托付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是莫大的信任。黄月英对两位红军战士说：“告诉孩子的爸爸妈妈，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把孩子带大，等着他们回来领！……”

从此，朱盛苔、黄月英夫妇出生入死，历尽艰辛，精心抚养和照料这个革命者的后代。那年月，社会环境恶劣，政治风云变幻，为防不测，他们给小孩改为朱姓，取名“道来”，意即从道路上捡来的……

一晃就是20年过去了，如今朱道来已长大成人。

王家珍满怀热望地来到了朱盛苔的家。

朱坊村并不大，七八十户人家，朱盛苔就住在村东边的一幢土砖屋里，这是兄弟俩解放前一年才盖起来的，门前一口明镜似的小池塘，塘边摇曳着几株垂柳，一看就知道是勤劳人家。朱道来就是在这土屋里、在这一片小天地里长大的。

王家珍见到了朱盛苔夫妇，他们都已40开外年纪。朱盛苔中等个头，脸形略长，皮肤黑黝黝的，身体壮实。黄月英个子较小，齐耳短发，脸上有几颗雀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些。王家珍了解到，这是个10口之家，母亲、4个男孩、3个女孩。老大长生就是朱道来。

可是，令人失望，令人懊丧：朱道来已经走了。黄月英告诉王家珍：半年前，道来的生母把他认领走了！……

4

山区的夜晚是宁静的，只有山风刮着树叶发出阵阵瑟瑟声，如泣如诉。村子里各家各户早已熄灯，整个村子深陷在沉沉的夜幕之中。

唯有村东朱盛苔家，忽闪忽闪地亮着豆大的油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无精打采。

道来要走了。出发就在明日，他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的家，离开养育了他的亲人，离开瑞金这块血染的土地，到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去。……

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南京军区空军的介绍信来到村上，寻找她失落的儿子。

这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曾是当年中央机关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她早年也参加了革命，在瑞金一带战斗过，据她说，她当年和丈夫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征出发前也留在了瑞金。现在她到这里来寻找，组织上派人把她带到了朱盛苔的家。她同朱盛苔、黄月英夫妇谈了几次，同道来见了几次面，认定了朱道来就是她的儿子，并且要求立即带回南京去。

这使朱盛苔、黄月英作了难：说孩子是她们的嘛，她拿不出什

么有力的证据，连当年把孩子送出来的情况也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说不是她的嘛，她也确实有一个孩子留在瑞金，不仅年龄与道来相仿，并且她的丈夫也是红军的一位领导，她说道来很像她的丈夫；还有，留下来的孩子大部分都认领走了，可道来一直没有人来认领。夫妇俩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吧，不管怎么说，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已为孩子的父母尽了一片心，为红军尽了责任，既然现在有人来认领，就让她带回去吧！

可是，话是这么说，20年的血肉深情却怎么割舍得了啊！朱道来是他俩提着脑袋、冒着生命危险带大的呀！

红军走了，国民党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苏区，苏区的土地在淌血。朱盛苔夫妇带着朱道来东躲西藏，可这哪里是长久之计啊！为了保护这根革命者的苗苗，他们勒紧裤腰带，用钱粮去买通村里的一个本家伪保长，求他庇护和遮掩。这个伪保长，人还讲些信用，就是死贪财。他答应为朱道来保密，但要200担谷子、300元光洋作为“保密费”。天啦，200担、300元，哪来这么多的粮和钱呀？！朱盛苔家本来就穷，加上连年的灾荒，一家人的肚皮还填不饱呢！他俩只有变卖了家产，同时像叫花子那样四处去借呀、讨呀，好不容易凑齐了数，背的一身债直到解放前几年才还清。最令人担忧的是国民党的刽子手们常来村里搜查。一个隆冬的夜晚，外面飘着鹅毛大雪，突然，村里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原来国民党深夜偷袭，进村搜查来了。夫妇俩一把拉着朱道来，光着脚冲出后门，躲进山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敢出来，夫妇二人冻得几乎不省人事。

为了道来的安全，为了他的成长，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们为道来吃的苦比带自己几个孩子加起来吃的苦还要多！道来这孩子也很争气，他聪明，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数第一，没有不夸他的。他很勤快，放学回家，总是帮着种地、种菜、

砍柴，样样都干。他对祖母、对弟妹们是那样好，那样亲，没有一点儿隔生。他在朱盛苔夫妇身边生活整整20年，一天也没有离开，可现在真要走了，朱盛苔、黄月英能不揪心吗！

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半天没有一人作声。黄月英泪流满面，使劲地纳着鞋底，那抽线的声音像一声一声地在人心上拉锯；朱盛苔低着头，闷在那里大口大口地抽烟；祖母已卧榻不起，也在不停地哭泣……

“哥哥，好大哥，我们求求你，你不要走啊！”几个弟妹哇哇地哭开了，他们紧紧抱住道来不放，泪水从他们的脸上流到道来的脸上。

朱道来的心在阵阵作痛。他怎么舍得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些亲人啊，他们就是亲爹亲娘亲弟亲妹啊，这个家对他来说真是恩重如山哪！

他清楚地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母亲给他煎了两个喷香的荷包蛋，而弟妹们的碗里却只有青菜、薯干。他舍不得一个人吃，就把鸡蛋挟碎，一个弟妹碗里挟一块，弟妹们拿到嘴上舔了一下，又挟回道来的碗里，说：“我不吃蛋，哥哥要上学，哥哥吃。”每次学校考试，他得了好成绩，弟妹们给他盛饭，把好菜往里按，埋得深深的，悄悄地送到他手上……

想到这些，朱道来也哭成了泪人，他哽咽着说道：“我不走，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瑞金跟爹爹妈妈和弟弟妹妹过一辈子！”

“乖崽，去吧，你亲妈妈来接你，她想你想得好苦，不要伤她的心，往后常来信，有空就回家来看看。”朱盛苔、黄月英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揩着眼泪。

朱道来真的走了。他是一步一把泪水离开瑞金的……

王家珍听了这一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心中荡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流。他深为朱盛苔夫妇的崇高思想和品质所感动。他觉得，他们抚养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军的后代，而是老区人民向党向革命奉献的一颗赤诚的心，向革命前辈倾注的满腔热爱之情。

但是，他又不免忧郁和惆怅。一个多月的辛勤奔波眼看就要落空了，唯一的线索又宣告中断。此刻，贺子珍给邵式平省长信中的话，又在沉重地撞击他的心扉，他感到极大的焦虑和不安。

不过，王家珍是个很有心计并且精细过人的青年人。他从与朱盛苔、黄月英的交谈中，从在他们家听到看到的情况中，他发现了不少的问题，他的心中升腾起了一团团的疑雾。

他问黄月英：“南京的母亲接道来时，带走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连那年送小孩来时带的那件小棉袍她也不要了，说带着没什么用。”说着，黄月英把小棉袍拿给王家珍，“就是这件。”王家珍一看，棉袍虽已历时20余载，但仍然保存得很完好，上面的几块补针清晰平整。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见证啊，可南京的母亲却为何不要它呢？

王家珍看到了朱道来的照片。他愣住了。多么眼熟啊，魁梧的身躯，四方大脸，宽阔的额头，高高的天门盖，颧骨略有突出：“多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王家珍情不自禁地惊叹着。

更使他疑惑的是，他看到了道来写给朱盛苔夫妇的几封来信，信中略叙了他在南京的境遇：

他们不喜欢我，嫌我笨头笨脑的，一天到晚对我没有一个笑脸。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顾着她；妹妹也看不起我，骂我是乡下佬，土不拉几的，有时她和我争吵，母亲不问什么原由，总

是向着她，一个劲地责怪我。我在这个家呆不下去了，我要回到瑞金去，跟祖母妈妈一起过……

在烽烟战火中离散的亲骨肉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对一个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应该把已经失去的母爱加倍地追补给他才是呀！……

一个个疑团、一连串的问号不断地从王家珍的脑海里冒出来。“道来真的是她的孩子吗？会不会搞错了呢？”他决定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作一次详细汇报。

情况报告了朱厅长，朱厅长报告了邵省长，邵省长报告了中组部，中组部又来了电报：“请写出详细调查材料，并附朱道来的照片一并寄来。”

很快，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提供的情况看，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贺子珍把留在瑞金的这个孩子叫‘小毛’，这是毛泽东给他取的名）”，并恳求组织上让“小毛”和奶母一起来上海一趟，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于是，一张电报飞转南京：“祖母病重，速回探望。”

朱道来接到电报，心急如火地往瑞金赶。

6

上海市，四川北路底栗阳路。

这里有一座古老的两层小楼房，门上有一个小阁楼，从外面看好像是三层。楼的左右两侧是一式矮墙，围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小院。院子不大，中间有一条米把宽的水泥小路，两旁栽种了一些树木花草。环境异常地幽静和冷落，是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偏僻角落。